戰國紀年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赧王下

壬午三十六年秦白起攻楚取鄢鄧西陵白起傳作拔鄢鄧五城秦本紀曰取鄢鄧赦罪人遷之

○秦置隴西郡水經註

○趙廉頗將攻齊趙世家○廉頗傳曰破其一軍按是時齊僅餘兩城不至五年始復而趙世家廉頗傳中間書攻齊取地者不一而足論者多以爲疑然於燕既破齊樂毅先還秦韓之師而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是其所下者未必盡爲燕有且是時燕方注意攻莒卽墨而趙與齊近乘間取其邊邑亦非燕所能禁據國策鄗忌謂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是在威王之世已然況宣湣以來取燕滅宋割楚淮北西侵三晉王拓地愈廣而謂七十餘城之外惟餘莒與卽墨他別無可取豈其然乎史記紀事往往各不相蒙正以其羅網舊聞難主一是後人未可槩一廢百也

秦趙會於澠池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懌爲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相如始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

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燕伯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侯入臨淄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望諸君

燕昭王薨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

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見之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

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趙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兩者不肯相舍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可矣

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　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單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

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
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
人嗟乃王之教也　田單任貂勃於王王有所幸臣九
人欲傷安平君語王曰燕之伐齊楚使將軍將萬人佐
齊今國已定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曰
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
語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且安平君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
有爲願王察之異日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
召相單而來勃稽首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
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
此亡國之言乎且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

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策作掖邑）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弗謝而去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織蕢仗鍤為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田單以

卽墨破燕殺騎刼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
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
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楚攻齊之南陽魏攻
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
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
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計猶且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
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故爲公計
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燕王必喜功名可立也意者捐
燕東遊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衞世世稱寡與齊
久存此亦一計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燕將見書泣
三日猶預不能決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

策作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叅魯連傳齊策○按書中有引燕將栗腹之敗事在燕王喜四年故通鑑載在秦孝文王之元年然田單已於趙孝成王元年降趙安得此時尚在齊乎余有丁曰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爲補撰其說是矣今附於此並削去引栗腹語庶得其實又按孟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愼子愼到也愼到以潘王矜功不休去齊見鹽鐵論其在魯當在潛王滅宋之後所云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與此楚攻齊之南陽當一時事索隱曰南陽卽齊之淮北泗上地正與魯鄒魯之欲取疑在潘王奔莒之日而楚未攻南陽之前故呂氏春秋曰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是巳若前此潘王方強魯豈敢橫挾強蒙恨此事距孟子之卒巳十年矣則又不可以強合也

初孟嘗君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史記短長曰孟嘗君之爲燕謀齊也燕師卽騎刼破七十二城復爲齊於是襄王相安平君而誓師焉孟嘗君方食客夫誓不知所

若馮諼曰君何患焉吾請為君三衆其客而薛廟於臨諸之社而毋恐乃屬其客勝辟陽為得罪於孟嘗君者而齊齊事安平君之舍人以閉謁安平君曰薛公以齊市燕今又中立弗臣請以歸燕之勁而薦之安平君曰謹受數因相與現兵食勝辟曰薛六萬家家壯男子二客三千人其半翻使客也兵法十圍而五攻今二之為兵三十六萬而可曰楚號來救若何曰更請以十甥塞其救道安平君不惲曰今令吾舉國而從事俾而獨不足也請後之久之馮驩乃使以二乘為秦裝也者而至薛迹孟嘗君君謝而去之而泄之安平君有頭又使以十秦焉趙裝至薛亦如之有頃又以一乘為楚裝者夜請論而內之與薛公室而使客董之繁青若以姦得罪者斉而事安平君以閭謂曰君知楚使之一棄夜人薛手吾得之其內侍者差王請納甲十鴞於薛而以四十萬繼之欲得薛為外羅以界齊江濮之潴面以輿都五倍薛而酬薛公薛公謝曰未敢以市我先王如其不囊成也而圖之安平君疊然起見齊王曰薛不易下也請得而附之齊王乃使大夫貂勃以七命侯之車服聘於孟嘗君請為伯仲之邦以世世夾輔齊

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

薛孟嘗君絕嗣

按孟嘗之卒史不載何年通鑑以是年齊襄王復國故附於此非謂卒於是年也綱目直書卒始未致

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

六萬餘家本傳○齊策曰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君曰文未得其人故也對曰君之廄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騏驎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說苑曰雍門子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之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薛譬之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

癸未三十七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東至竟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封起表在後一年秦策白起對昭王曰是時楚王詔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故起得引兵深入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楚人自戰其地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臣請避於

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辛至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晩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昔者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楚策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富於王室穰侯傳

○周君如秦秦本紀

○秦楚會於襄陵秦本紀

○趙徙漳水武平西趙世家

甲申 三十八年秦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白起遂定

巫黔中置黔中郡

○趙大疫置公子丹爲太子趙世家

魏侯遬卒子圉立是爲安釐王

乙酉三十九年秦白起伐魏拔兩城表作南城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趙將樓昌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使廉頗將攻幾取之趙世家○按廉頗傳稱會澠池之二年頗復伐齊幾拔之疑卽此事而訛魏爲齊且誤前一年耳幾是魏邑不屬齊也

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無忌者安釐王異母弟也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公

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之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已而果然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以此知之是後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信陵傳

丙戌 四十年 正月丙寅朔旦冬至殷歷以爲丁卯○漢律歷志

秦魏冉伐魏至大梁韓暴鳶救魏策作暴鳶敗走開封斬首四萬魏納八城於秦秦本紀云魏入三縣請和魏世家云拔我二城秦復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

穰侯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

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穰侯傳　穰侯攻大梁乘郢北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爲君計者勿攻便魏策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趙王不聽虞卿入王曰今者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趙策　虞卿謂趙王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誠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

事可移於趙趙王從之魏王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曰死者不可復生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信陵君書曰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信陵君遽言之王而出之（魏策○魏世家）

（類附在後九年而文略今故以策爲主）

○趙廉頗將兵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

（趙世家○房子廉頗傳作防陵在後二年）

丁亥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穰侯傳）

○趙燕周將攻齊昌城高唐取之（趙世家）

魯侯賈卒（子讐立是爲頃公）

（戊子）四十二年趙魏攻韓華陽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秦本紀在前一年趙世家作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亦在前一年魏世家作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穰侯傳作攻趙韓魏斬首十萬白起傳作攻魏拔華陽春申傳作白起攻韓魏敗之華陽禽魏將芒卯各不同）

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弗救韓相國使陳筮（策作田苓）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曰未急也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周策作孟卯）虜三將（表及白起傳並作得三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春秋後語作段干木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策作孫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

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脩武○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魏策）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秦本紀作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秦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乃抾兵告於秦秦王使公子他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按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云云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不利於秦故曰必不益趙甲以伐齊矣於是穰侯引兵歸穰侯傳

○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

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爲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周本紀

韓侯咎卒子立是爲桓惠王

○趙攻東胡歐代地趙世家

○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秦本紀

○渭水大赤三日水經注引秦本紀五行傳引史記同

○楚黃歇使於秦據通鑑增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勢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棋是也今大

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策作成橋始皇紀作成蟜）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邢（策入作人無邢字）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新序作歷）之北（策有屬之燕二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帝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後患也今王妒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慮莫如善楚秦

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己丑 四十三年燕伯卒子立是爲武成王

燕將索隱引作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索隱曰樂資云其王即惠王燕世家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疎也按此則二十八年當作二十七

秦魏韓楚伐燕韓字據秦本紀燕楚韓世家增

楚使左徒黃歇侍太子完入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

○趙徙漳水武平南河水出大潦趙世家

○趙封趙豹爲平陽君趙世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韓非子

庚寅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趙罷城北九門大城趙世家○寰宇記鎮州九門縣引史記云趙惠文王二十八年藺相如城九大城是也

辛卯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破之趙封奢爲馬服

君趙表云秦拔我閼與趙世家及奢傳皆云秦圍韓閼與而奢救之大破秦軍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閒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瓦屋盡震有一中候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

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入趙軍奢善食遣之閒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閒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進之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廉頗同位以許歷爲國尉○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爲質於秦而請內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秦本紀作胡傷在明年兼與此台爲一事微異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趙策○按前六年廉頗取魏幾幾自是屬趙此仍書魏者蓋亦春秋書宋彭城鄭虎牢之例與

秦伐齊取剛壽秦本紀穰侯傳並在前一年齊表作秦楚擊我剛壽

穰侯言客卿竈秦策作造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韓非子曰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

秦滅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從匈奴傳增

○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策作原為太后養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周本紀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弊則令不行矣周本紀參周策

秦以范雎爲客卿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操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弗信待命歲餘雎

上書願得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王見之離宮睢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睢辭讓王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睢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

齊湣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其罷倦而伐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

壬辰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秦上郡大飢山木盡死人無所食蜂食田苗太平御覽引洪範五行傳

癸巳 四十七年秦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秦本紀在後二年始用范睢之謀也○秦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救之也趙

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追攀也秦策

甲午 四十八年秦太子質於魏而卒悼太子死於魏歸葬芷陽秦本紀

乙未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魏世家作郪丘六國表作廩丘秦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范雎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范雎傳作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秦策參范雎傳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

使人求救於秦秦救不出唐雎年九十餘見秦王曰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乃引兵而去魏策

秦拔魏鄴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旗策作中期說苑作申旗馮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願大王之必勿

易也於是秦王恐魏世家

秦伯廢其母不治事出魏冉芈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策作田單不聞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聞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

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
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
太后逐穰侯皇極經世曰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高陵華陽涇陽君於
關外以范睢爲丞相封爲應侯秦策云王謂睢曰昔齊公得管仲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已死
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閒步而
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
贈之遂爲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
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
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
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
具請諸侯賓客坐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使

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還以告魏齊齊棄趙匿於平原君家雎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王召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爲將軍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平原傳曰虞卿困於梁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乃歸平原君集范雎傳載此事在趙孝成王時通鑑因繫在赧王五十六年並誤平原乃孝成之叔此云王弟則在惠文之世明矣今故正之於此至虞卿既棄相印而後猶與趙謀事古

史以爲意者魏齊死睢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是也

趙侯何卒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史記志疑曰莊子說劍篇有趙文王太子悝若太子即孝成則丹有二名矣

趙以公子勝爲相

丙申五十年秦伯母芊氏以憂卒

葬芷陽酈山秦本紀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令曰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若死者無知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乃止秦策

九月穰侯出之陶

秦王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牛車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范睢傳○史記短長曰穰侯就封陶輜重千有餘乘昭王怨曰穰侯相三十年不爲奉而爲穰必侈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秦者三而後客卿得人策也夫客卿之所爲融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介魏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合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遠者謀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賣齒革悉以宣成陽而穰侯始其益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睢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世方蔣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穰侯

卒於陶秦復收陶爲郡穰侯傳

秦伯以子安國君柱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卻之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太后不可齊師不出

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讋請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
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
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
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
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
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
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
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
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

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又伐韓取注人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

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且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僕已言之僕主矣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樂毅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趙強則齊不復霸矣曠日持久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王說之以爲代郡守居無幾何人告之反王方饋不墮食告者復至王不應已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

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是後爲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趙策）

○秦伐韓少曲高平拔之（范雎傳）

齊侯法章卒（子建立）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十餘年不受兵（從齊策增）

丁酉　五十一年秦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白起傳云攻韓陘城拔五城韓世家云秦拔我陘城汾旁范雎傳云秦拔韓汾陘因城河上廣武）

○趙惠文后卒（趙世家）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惠文后孝威太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

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齊策

○趙以田單爲相 趙世家

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鮑改大事記作安平案後四年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云云當即單也宜從鮑）問趙奢曰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趙策○策首標趙惠文王三十年然其時單未相趙也今據趙世家繫此）

戊戌

五十二年秦白起伐韓取南陽（秦本紀作南郡）攻絕太行道秦王謂公子他曰（古史曰他或作池）昔歲殽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曰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從古史增）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請効上黨以和上黨之守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王有令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則死之王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乃使馮亭代靳黈（趙策）

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子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爲太子謝病度太子巳遠乃自言於王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楚三月而楚王薨淮南子曰頃襄王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禍太子卽位是爲考烈王以歇爲相封以淮北地十二縣號曰春申君春申君既相招致賓客輔國持權○唐雎見春申君曰君相萬乘之國禦中國之難

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夫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策

己亥五十三年楚納州於秦以平

是時楚益弱楚世家

秦白起伐韓拔野王韓上黨降趙韓世家在前一年秦本紀是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後二年攻韓上黨上黨降趙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七策作七十願再拜獻之大王趙世家曰趙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使者至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

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嚴尤三將敍曰平原君勸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久足以當之王從其計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漢馮奉世傳云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長平說異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故

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夫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吳師道曰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臨朝用事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不爲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

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策作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索隱曰戰國策作安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武陽(策作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策作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策作十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隳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策作平闞）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策作百）名都數百（策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策作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策多而約二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策作而）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策作無）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策作大）時已通韓上黨於共

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衞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衞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魏世家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魏策

○秦葉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秦本紀

庚子五十四年○秦王之南鄭六國表

○秦攻韓緱氏藺拔之白起傳

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韓非子

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齕攻趙上黨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於長平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春申范雎傳並在後一年

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趙表在前一年廉頗傳在後一年齕因伐趙韓非子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王曰必弛易之矣趙軍數戰不勝止一裨將四尉趙樓昌請發重使為媾齊策曰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講於秦而與之伐齊齊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王趙足之齊謂齊王曰王使秦葯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背秦則齊無患矣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

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時趙奢已死）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

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

然不務爲此而憂粟爲國計者過矣弗聽九月趙軍食
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
不能出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
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其民不樂爲秦而
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
趙人大震史記短長曰武安君坑趙卒四十萬人於長平趙大震還師秦王爲王車而御之既罷燕舍人諾曰趙不復下矣而武安君且死武安君所謂巧戰而拙勝夫以趙之存者其耆毛哭子弟其孫少哭父兄厲白刃馮堅城而以故告諸庾曰秦爲無道鬻食六王趙舉勢必及韓魏南敗楚北歸燕而東割齊諸庾之吏士鬭亦死降亦死等死關什伍乎而秦之彊兵傷過半天下之爲趙者五以五倍之衆協人自救之謀而佐必死之處當半發之秦此稽之乎劍石也劍雖利不趺則折武安君計不勝必不行行秦王不怒而師辱不行師不辱而秦王怒臣故曰長平之役武安君爲趙坑四十萬人又爲四十萬人自坑以謙也
長平之

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魏策

○魏王聞子順賢孔子六世孫孔斌也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

與慮始久矣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秦不勝趙則吾承傲而擊之勝趙則吾因而服焉於我何損子順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孔叢子曰魏王使子順連和於趙趙王燕問子順曰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所利而與之通市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所以弱之之術也

壬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且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以休士卒王聽之鄒陽傳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蝕昴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秦策曰應侯失韓之汝南王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何爲憂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王將以韓之細誅奪君地傲尚奚生應侯拜曰願委之卿傲以報王自是應侯每言韓事王弗聽以其爲汝南虜也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

秦虞卿傳曰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云云割六縣虞卿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且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趙王封虞卿以一城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任人曰

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子何去之速也子順曰死病無良醫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鄭秦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

是王獨受秦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魏策安釐王十八年○案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春申君為從長與趙魏韓衛伐秦而敗時秦王政六年而魏景閔王二年也策所言當是此時語而以為安釐王十八年恐誤

○趙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世家

○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趙世家

秦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武安君病不任行○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白起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韓非子曰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有功與無功俱賞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今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何也起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結親燕魏連好齊楚其國內實其交外成未可伐也

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秦策

癸卯五十七年秦王陵圍趙邯鄲不克使王齕代之

王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又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應侯與武安君語俱見秦策然白起傳數語足以括之故不錄乃以王齕代王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

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巳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矣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相

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民炊骨易子而食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從平原君傳增○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內應者以鼓鐸爲信必

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趙策○趙策曰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問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魯連傳作止於蕩陰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

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彊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梁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之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通鑑考異以卻秦軍五十里爲妄故削之今攷是時趙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索隱因此而張大之非無其事也

初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再拜問計侯生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為

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鄙若不聽可使擊之於是俱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燕伯卒子立是爲孝王○古史註曰燕四十三君有二惠二僖二宣三桓二昭二文二簡二孝雖諱陋少文恐不至此按左傳記簡公款甚明而史記以爲惠公則其餘失實可知

○秦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秦本紀

甲辰 五十八年秦殺白起

王齕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肯起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居三月諸侯攻王齕齕數卻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乃使賜之劍武安君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本傳云以是年十一月死國策甘羅曰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漢書司馬遷傳曰司馬錯孫蘄事白起與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信陵君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公子矯命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

見之兩人不肯見乃閒步從之遊平原君聞而非之公
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
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
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
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
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魏王
嘗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
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
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習與體成則自然
矣○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益地趙
王將益之地公孫龍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

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趙策參平原傳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爲天下循便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衞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絶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

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齊策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按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

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夫慮收亡齊罷楚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昔者秦人攻懷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二十九年不相攻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秦策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

（策云處於聊城）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策云濮陽人）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秦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策作秦王后弟陽泉君）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

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爲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呂不韋傅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始皇紀云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在此前二年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行金六百斤與守者異人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策云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趙乃

遺之徵異

○秦張唐攻鄭拔之秦本紀○史記志疑曰鄭疑鄭之譌趙地也

○秦王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徐廣曰楚一作走流死河二萬人史記志疑曰死字當讀爲尸古字通用漢書酷吏傳安得求子死可證河汾河也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徐廣曰一作曼此趙邑也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秦本紀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講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魏策○鮑曰魏信陵救趙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寧魏地後志朝歌有寧鄉徐廣以爲趙非也

○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爲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用發兵攻三晉（周本紀參周策）

乙巳五十九年○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六國表）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在去年）至新中（在是年）秦兵去（楚世家）

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趙世家○徐廣曰新中軍也索隱曰信梁秦將正義曰王齕號也）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趙世家曰太子死而秦攻西州拔之州他本作周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

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

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卒○赧王多負債於民上臺以避之名曰逃債臺洛陽南宮簃臺是也帝王世紀○索隱云謚法無赧政以微弱竊鈇逃債赧赧然慙愧故號赧耳按時二周君尚存安得不爲作謚紀年稱隱王是也

○趙徙父祺出趙世家

○燕攻趙昌壯徐廣曰一作祉正義曰壯當作城五月拔之趙世家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敗趙長平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

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趙策

○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李斐曰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字季漢書云名邦父曰太公皇甫謐云名執嘉王符云太上皇名煓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本紀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老學菴筆記曰除州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漢高帝生日王應麟曰是歲秦滅周而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

丙午以後又七年兩周方俱亡今以甲子編焉秦丞相范雎免

鄭安平之降趙也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王恐傷應侯之意乃加賜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至是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益以不懌秦策曰秦攻邯

鄲十七月不下莊謂王稽曰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不加賜軍吏而禮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欲兼誅范睢睢請藥賜死而以相禮葬王弗殺而善遇之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乃西入秦本傳曰澤干諸侯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曰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內慙乃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雖死無所恨澤曰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長爲應侯世世稱孤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遂以爲相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周民東亡秦取九鼎寶器始皇紀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弗得則此非實也

遷西周君於憚狐之聚索隱曰西周君蓋武公之太子文公也案括地志引史記謂武公爲秦所滅是遷憚狐者卽武公耳文公乃東周公非武公子也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春申傳作是年滅魯誤

楚伐魯取徐州魯世家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遊學於齊風俗通曰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據此則史五十乃十五之誤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春申君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參荀卿春申傳○家語後序曰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秦荀子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云云則入秦當在適楚之前客說春申君曰孫子荀卿也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春申君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荀子臨武

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在此時文具議兵篇客又說春申君曰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楚策

燕王薨子喜立

○趙城元氏縣上原趙世家

○趙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趙世家

丁未秦伐魏取吳城

天下賓秦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秦本紀○水經注引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命於秦

○邯鄲廥燒趙世家

戊申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於鉅陽

己酉魏人殺衞君而立其弟

懷君朝魏魏囚殺之更立懷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
壻故魏立之衛世家曰魏立嗣君弟元君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則亦嗣君子也通鑑從徐氏

庚戌秋秦王稷薨韓王衰絰入弔祠

昭襄王卒子柱立是爲孝文王秦記曰生五十三年而立尊唐八子
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以子楚爲太子策曰王使子楚誦子曰少棄捐在外不習於誦王罷之間曰陛下嘗軺車於趙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恐有怨心王奇其計乃立以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

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楚世家曰春申君弔祠於秦

趙公子勝卒趙世家在前一年

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傳

燕伐趙趙廉頗破之殺其將栗腹遂圍燕廉藺傳在前一年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以問昌國君樂閒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史記短長曰戰武日淺矣昌國君之言夫燕之所以綴中秦禍者趙爲之屏也而燕攻趙而不勝趙燕且爲趙舉燕收趙卽勝之是齊趙而速秦舉也禍且鄰我卽勝趙舉之得齊國而微其屏亦鄰禍也燕旦夕之爲秦是憂而何有趙也燕王怒不聽遂以有鄗代之敗王不聽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王蹵之

以足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乘燕策曰趙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則樂乘趙將也與此不同趙世家又作虜卿秦樂閒蓋有訛脫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割五城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處和趙師乃解

○趙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趙世家○本傳作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本傳○史記短長說曰尉文君謂趙王曰從衡錯而傾耶之士得執而操其權故夫利與客逝而害留王也且夫一辯客之任足以食一百戰士而有餘王請一切謝客可也

○楚柱國景伯死六國表

辛亥冬十月秦王柱薨漢五行志曰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案孝文無五年亦異聞也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即位三日卒子楚立是爲莊襄王秦記曰生三十二年而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策曰諸侯皆致秦邑爲養地夏姬爲夏太后

○趙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趙世家

燕王恨不用樂閒乃遣閒書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卒留趙趙封樂乘爲武襄君樂毅傳

戰國紀年卷之五終